

第十四回 三軍奏凱方表是男兒 一疏朝天始成為俠烈

詞曰：

昔年曾贈張華劍，今日故人重得見。峨眉一旦整峨眉，虎面由來非虎面。凱歌聲裏人歡忙，草莽臣登天子殿。封章一上九重知，害正權奸多遠竄。

右調《玉樓春》

話說天子回朝，二臣謝恩歸院。雲狀元對水狀元道：“弟以為太僕二女即文氏、石氏之化身，假婿是石霞文，則二女必是文小姐無疑矣。弟初時訂交石霞文，以為才子之難得，僅得一見，而不意又遇吾兄，始信才不限定。然霞文始終易轍，兄則經久同心，則霞文之才，才中之賊；而吾兄之才，才中之仙也。雖有才而欲全其才，究竟是難的了。初時約婚文小姐，以為佳人不常有，僅得一逢；而不意又有相氏之妹。既得相氏之妹，忽而又得太僕之女，始信佳人原非無雙定。可惜文小姐失身改弦，不得於二女同舉齊眉之案，此心反忽忽欲動耳。”水狀元道：“兄雲假婿義女，太僕言已歸鄉，日後也還要相會。但石兄既去，其妹豈有尚在此之理耶？承聖天子眷眷於你我二人，太僕又拒絕他人，而堅欲相配，此意又十分執拗不得。弟亦可惜石氏之妹，才殊不凡，而忽有不成婚之說，遂使閨中少一唱和之友，亦為恨事。然弟與兄天涯異處，而聚首一堂，今已作相氏之姻婭，而復成章女之姨親，亦天之巧於成就，不欲才子佳人天各一方也。但天子猶欲鳴雁之後登殿謝恩，尚有一番酬唱。弟與兄當整備詩料，不可使二女反奪詩人一席，方為妙耳！”雲狀元亦笑而然之。自此兩人朝夕吟詠，以待成婚不題。

且說詹兵部，專等早朝，即將青城山寇熾之事奏知天子。天子憂形於色，道：“此寇為害多年，屢屢騷動不寧。邇年以來，損兵折將，毫無功績。不謂日前又如此告急，怎得一個智勇兼全之將，一舉殄滅此囚，朕心方快耳。”話猶未畢，只見白左都上前奏道：“連年不能滅寇者，以舉荐非其人也。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，伏見狀元雲劍，少年歷練，智謀有余，使之討賊立功，必能一月三捷。況古之羊祜、杜預，以書生樹建偉績，劍誠今之祜、預也。惟陛下推轂任之，則四川可平矣。”天子道：“劍乃白面書生，焉知兵事，卿欲挾仇中傷耶？”左都驚得面如土色。只見雲狀元上前奏道：“公爾忘私，君爾忘身，國爾忘家，事不避難，臣之職也。況班定遠投筆封侯，司馬卿檄定巴蜀，不遇盤根錯節，無以別利器。昔虞詡、張綱曾為梁竇中傷，欲置其命於賊人之手，而甯季、張嬰束手就縛，欲害二字而反使名流後世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之職，授臣以專閫之司，賜臣得以便宜行事，勿使權倖於中阻撓，不一月而賊可平矣。雖白虎如之荐舉，不出於至誠公心，而臣自料可當其職也。”天子大喜道：“不料卿如此膽略，朕復何憂？”即令帶兵部尚書征川大將軍印。

卻又見晏吏部上前啟奏道：“臣聞將在乎謀，不恃乎勇，然一人之謀有限，必須參贊而成。伏見狀元水湄與雲劍才智相若，且交契異常，使之參謀帷幄，必能同心共濟，惟陛下察焉。”奏未畢，只見水狀元即忙答道：“此是一網打盡之計，欲使臣二人委命於賊也。然柳渾書生，張延賞不能及之，況一隅之賊，勢如冰山，臣願與劍同事，殄滅此寇，以圖報效於陛下也。”天子聞言一發大悅，即命水狀元帶兵部左侍郎征川參軍印。天子親撥三千羽林軍，武庫中鎧甲器械，俱極鮮明。又調兩員掛印總兵為先鋒，帶領七千人馬。又賜上方劍、空頭敕，便宜行事，賜了三杯御酒，徑往四川進發。卻於路上招募智能之士，來者紛紛，不計其數。

忽一日，有兩個投募的人來投參軍麾下。參軍問他姓名、來歷，一味扭捏支吾。參軍大疑，問他鄉貫，卻不思量著竟說洛陽人氏。參軍想道：“既是洛陽人，便與雲年兄同鄉了，怎麼倒投我這裡來？不免將他送往雲年兄那裡去。”登時即將二人送在雲狀元麾下。

二人見了雲狀元，低頭不語。狀元叫他抬頭，原來是認得的。你道是哪個？卻是做篾片的符良星、尤其顯。他因費了白公子二百金，公子惱了，將他逐出不用。無處安身，即便去學了些拳法，一路騙人。漸漸裡杜撰些槍棒的架子，直來到京都。那日正在街上打一陣流星錘，舞一陣槍棒，恰恰撞著詹兵部經過。忙收不迭，卻被兵部捉回衙門去。兵部意中，原要尋個刺客，見他兩個能言快語，又且會使槍棒，問起時，恰與雲狀元有些關礙，兵部便將行刺之說托他。他兩個一力擔當，兵部賞賜二人些東西，事成之日，又許重用。故此一路趕來投募。惟恐雲狀元認得，卻投水參軍。不料參軍竟送到雲狀元處。狀元一見，就認得了他，兜頭一喝道：“你兩個莫非又是白公子差來行暗算的麼？”兩個見了雲狀元，心中已慌，又被一喝，說破心中之事，一發滿面如霜，磕頭如搗蒜，答道：“小人等聞老爺征川，招募奇才，不自量力，竟來應募，何敢暗算。”雲狀元道：“昔日以青城山之寇，借題害我。今日必定因青城山之寇乘機害我了。不然，既是有才，何不投我而投參軍？”叫左右綁去砍了。只見兩旁走出四個劊子手來，登時將二人綁了。兩個嚇得魂不附體，喊道：“此非小人要來投死，乃詹兵部要我來行刺也。”雲狀元便勒了口詞，大驚道：“賊未見面，幾致喪軀，幸得天敗其黨，意外泄露。”即忙差人報知參軍，即將募士旗收了，把兩人囚在車中，待得勝後奏知天子，定罪取決。

兵馬行不多時，到了四川地方。虎面大王預先差人打探，早已探知兵馬到了。問起軍中主將是誰？說是姓雲，又是洛陽人氏，心中疑道：“難道是鏢穎兄？論起來，他不過由進士出身，怎麼得到武職地位？難道又有人借此陷他麼？”再差一名嘍羅打探，恰好官兵已到，早被人捉了進去。雲狀元將好言騙那嘍羅道：“你山中有多少人馬、糧草？前日文總兵，怎麼輸了？如今可還在麼？”嘍羅一一答道：“山中不比往年單弱，兵馬共有四、五萬，糧草堆積如山，將士如虎。單是我大王向欲投順，因無門路，朝廷但思剿滅，不務撫綏，哪裏能夠征得服？就是文總兵，智勇兼全，究竟落了大王之計。他如今也倒好，安安靜靜坐在山寨裏，倒免了奸臣陷害哩。說話已完，悉聽將軍老爺發落。”雲狀元方知賊勢浩大，難以力爭，更曉得文總兵尚存之信。即便叫人將酒飯與他吃，一面請水參軍商議軍務。

水參軍到時，雲狀元即將嘍羅之言細述，便道：“此賊既有歸順之心，明日小弟不免親往慰撫一番，免得勞思費糧，倒是美事。況且天子許我便宜行事的，兄以為何如？”水狀元道：“此計誠妙。但兄是軍中主將，一去便無人坐鎮了。小弟憑三寸之舌，仗兄之威令，一往諭之，看彼意思誠否，兼窺其地利形勢何如？”雲狀元道：“兄若肯往，事必濟矣。但入虎穴之中，須相機行事，審勢發言，不失之卑，不失之亢，方可望事之濟耳。”水狀元道：“謹領尊命。”

到了次日，備了些彩緞花紅美酒，帶了幾道空頭敕命，身邊跟了兩員驍將，幾個健卒，發了三聲炮響。正當那嘍羅

許多路徑，具說文總兵所敗之地。早已有伏路軍士報知大王。大王即便披掛下山，迎接進了洞中。八員將佐並七十二洞頭目雄雄糾糾排列兩旁。狀元與大王施禮已畢，水狀元道：“吾聞將軍霸佔此山，擾動蜀地，因朝廷無心撫緝，致使將軍不能革心革面。今下官特奉兵部尚書征川將軍之命，前來招撫將軍，其速諭所屬頭領將卒，歸順天朝，不失封侯之位，去邪從正，身名兩全。倘恃頑不順，將來玉石俱焚，噬臍無及矣。惟將軍圖之。”虎面大王尚未及開言，只見八員將佐並許多頭領俱擾擾嚷嚷起來，道：“既然朝廷有招撫之命，怎麼詔書也沒有？奉了什麼鳥將軍的命要來招安，分明要騙我等去坑殺了。大王不要聽他說話，不如把他殺了，忙領兵去與那鳥將軍廝殺。”虎面大王大怒道：“天朝大人在上，爾等怎敢羅唳？且兩國相征，不斬來使，我等草據一方，安敢發此胡言？即不願投順，也須好好送回才是。”眾人聽見虎面大王一番說話，方才住口。水狀元道：“水某忝中今科狀元，今奉王命，來征不庭。因憐爾等不服王化，弄兵潢池，故爾奉敕來此慰撫汝等。汝等尚然如此桀驁，吾水某堂堂七尺，豈畏死之人哉？無詔旨者，緣邇年當道之臣，惟謂爾等頑慢不恭，宜剿不宜撫，所以出師之日未敢據請。今聞爾等投誠有志，特與征川將軍相議而來，蒙聖明許我二臣便宜行事，所帶空頭敕銜，填注爾等應授大小官職，回朝即受實銜。爾等不思改悔，反欲加害使臣，某視死如歸，豈畏爾等而鉗口結舌耶？”虎面大王忙謝罪道：“某等不知禮義，恣行有日，得罪狀元。今狀元開某等自新之路，誠某等更生之年也，敢不奉命。”因命取花紅美酒分賞頭領。諸頭領即把花紅扯碎，美酒傾潑在地，各走開了，大嚷道：“山寨好不快活，倒去受人鉗制。大王要降自降，我等情願廝殺。”

大王對水狀元道：“人雄非不欲待罪轅門，奈這些悍夫藐視王法，事不諧矣。請狀元速速回寨，恐有變心，禍生不測。”即自己披掛上馬，送下山來，也逐一指點路徑，直送出八里崗口。水狀元去遠，大王忙撥轉馬頭，叫道：“尚有一言相問。”狀元又轉，忙問：“將軍尚有何言？”大王道：“請問天朝中軍主將姓雲，乞將尊諱並號及籍貫示知。”水狀元即將雲狀元始終說了。大王大驚道：“此吾故人也！”忙將自己姓名說知，便附耳低言道：“如此行計，方可剿除。”水狀元領計而別。

大王歸寨，聚集諸將道：“爾等何魯莽之甚也！一個狀元也是上天星宿，就要殺他。倘天降禍災，如之奈何？我亦非真要就撫，也不過誘他。將驕卒惰，一舉而擒之耳。”諸頭領都大喜道：“我等不過一勇之夫，安知大王深謀遠慮也。”大王便調撥七十二洞兵將，俱要明日下山大戰一場，使官軍不敢正視。於是諸部將領頭目都去收拾兵器。

次日，果然都下山了，山上不留一個。大王與峨嵋說知計策，峨嵋因天朝來將一水一雲，想著當年烏雲大水，暗暗稱奇。卻說青城山向來直通一路，虎面大王上了山後，便於山後另開兩路，兵馬出進，只有賊營曉得，官軍並不得知的，所以出沒不常，無從窺測。只是他原是正人，不過避禍隱跡於此，怎肯終身陷於不義？今見水狀元來招安，心中不勝之喜，怎當這些黨類不肯同心，無可奈何，惟恐害了水狀元，所以自送下山。一聞了雲狀元為主將，心中尤是大快，即將計策授知，叫他外邊作備敵計，別將精兵從山後抄殺入來，佔住此山，放起火來。又將多兵埋伏歸山之路，以便內外夾攻。故於此時將合山兵馬都要下山，不許留一個在山上，單留文總兵，已囑咐他引路，單等行計。

那水狀元回營，將萬頌公之意一一說知。雲狀元大喜道：“不料吾之故人卻原來在此間遁跡。今日天賜成功，正你我二人立名之日，即萬兄出身之始也。”

次日，雲狀元領了二千人馬出陣廝殺。只見那邊賊營出馬果然是萬頌公。兩邊各自會意，戰了數十合，不分勝負，各自收軍。且說水狀元領了五千人馬，照了萬頌公之言，一路行去。只見一個老人在那裡招手，水狀元初以為神，隨他進去，細叩，方知是文總兵。因前日匆匆即去，不及相見，今番歡喜不消說了。到了青城山上，真正沒有一人，便將各洞放起火來，四下裡都有伏兵。八員將正在出陣與雲狀元先鋒交戰，忽有嘍羅報道：“大王不好了！山上火焰焰、赤蓬蓬，想是失火了。”諸洞頭領回頭一看，果然見紅火燒空，黑煙迷路，都無心戀戰，奔走八里崗去。雲狀元催動兵馬一路趕殺進去，直到山前。只見山上人馬如雲，要上山時，山上木石亂滾下來，許多將領沒奈何，只得望一條小路逃走。正走之間，一聲炮響，左右兩彪人馬殺將出來。這裡殺進去，虎面、峨嵋從中殺起來，殺得八員大將俱作無頭之鬼，七十二個頭目盡為斷頸之魂。其餘殺不盡的都投順了。正是：

佔住名山已有年，洞中另有一壺天。

早知要作刀頭鬼，何似投誠識聖顏。

水狀元將諸洞寨柵盡皆燒毀，惟虎面、峨嵋住所不即燒壞。兩個大王即時去了戎衣，歸命拜服。雲狀元讓功於參軍，參軍又讓功於主將。即時攙起頌公，雲狀元敘了契闊之情，並拜見總兵。總兵見雲生少年登第，而且建立大功，不勝稱美。此時正匆忙之際，總兵不暇問及家事，雲狀元亦無暇談及。即將空頭敕，賜萬生總兵職銜，到朝再憑聖意，論功行賞。倏忽之間，將一座青城山有名大寇一旦掃滅，蜀人無不感悅。班師之日，焚香送出蜀界。正是鞭敲金鐙，人唱凱歌，好不興頭。於路，文總兵微問家中之事，雲生也不明言，微露其意，總兵懷疑不決。

且說捷書到了兵部，兵部只得上聞天子。天子大喜，反賞晏、白二人荐賢之功。到京之日，天子親排鑾駕出迎，真正榮耀無比。雲、水二狀元即動了一疏，疏中言萬頌公投順之誠、剿滅之計。龍顏大悅，即實授兩廣總兵之職，峨嵋封為二品夫人。宣上殿來，山呼已畢，天子問道：“卿家何處？為何事陷入賊營？一一奏知。”萬頌公袖中忙出一疏，上呈御覽。天子細看，只見疏上寫道：

草莽臣萬人雄同妻雷氏，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具疏：為被陷逃禍，至今負罪不義，懇除奸佞，培植忠良，以維國本事。臣本教授萬送之子，清白傳家，詩書遺後。從未嘗有不義之心、無恥之念，以自外於王化者也。只因昔年臣友雲劍，即今征川將軍，家傳寶劍一口，偶爾玩賞，遂露奸臣白虎如之子白賁之目。百計要求，千方劫奪，不遂其願。聽遊手狡猾小人符良星、尤其顯之計，以潑天無妄之禍加守正有志之人。時賁父官勢熏天，炙手可熱。臣虞劍蹈不測之禍，履莫大之災，勸劍避跡他方，潛身外地。不謂賁捕風而風已無聲，捉影而影已無跡，遂欲株連蔓引，遷怒於臣。臣思九天萬里，呼吁無門，遂爾逃遁蠶叢，隱身林莽。誠不思劍有塞翁失馬之福，而臣亦有天日重見之歡也。至於總兵文斌，忠節貫天，精誠格地，非智勇不及而遭此，皆權奸暗算，以至被殃。兵部尚書詹權，惡比豺狼，凶同猓獍。始也授以疲兵羸卒，而兼有易子折骸之傷。既而撓以惡徑參軍，而不無憤比輿尸之辱。然而蘇武之節無愧於前，洪皓之守媲美於後，千秋所重，萬古同欽。而權奸之遺害忠貞，真堪發指。即今雲、水二臣幾遭隕越，苟非天露，事未可知。臣以為不除奸佞，則忠良無奮興之思，而君子道消；不植忠良，則奸佞無退避之念，而小人道長。斌也宜加褒錄之典，權等宜申放逐之條，而虎如之勢焰、晏無極之朋比，合謀害正，表裡為奸，竄逐誅夷，權其輕重，庶律法不廢，且賞罰不偏，而國本亦維矣。謹疏。

天子見疏，大怒道：“原來有如此委曲，朕何不明，被奸臣蒙蔽若此。”因召雲、水二卿上殿，問道：“詹權復有何陷害？”雲、水兩狀元便將符、尤二人投軍行刺之事一一述知。天子大怒道：“朕何負於彼，而彼竟欲以朕為奇貨，賈於草寇了？即著殿前指揮使、速

將詹權綁付朝堂，待朕親勘。

不一時，指揮率了許多校尉拿取詹權上朝。天子親自勘問。五刑畢備，始供出晏、白亦與同謀之說。登時又將晏、白二人拿到。三個面面相覷，無言掩飾，只得實說了。因將詹、白、尤、符並白無文問成斬罪，即時取決，妻孥沒入為奴。晏無極朋比為奸，姑念不為賊首，減死一等；其子無魁論為鬼薪。總兵文斌，敗非其罪，志節可嘉，即代詹權為尚書之職。論功行賞，雲劍、水湄滅寇有功，劍升為中極殿大學士，湄升為武英殿大學士，其余將佐俱各照功封賞。此正是好人惡人消長之一會也，有詩為證：

心術由來莫壞真，於今誰不罵奸臣。

當時指望將人害，誰想原來害己身。

此後有分教：父女相會，宜喜宜嗔，翁婿細談，且疑且信。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鳳凰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